

美国畅销书作家的宇宙侦探科幻小说

I
R
E
N
Z
H
E
N
T
A
N

私人侦探

【美】查尔斯·G. 沃 马丁·H. 格林伯格 主编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Sci-Fi Private Eye



私人侦探

【美】查尔斯·G. 沃 马丁·H. 格林伯格 主编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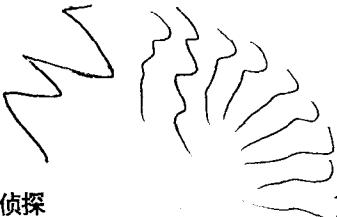
SCI - FI PRIVATE EYE

Edited by Charles C. Waugh and Martin H. Greenberg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SCI - FI PRIVATE EYE edited and introduction by Martin H. Greenberg and Charles C. Waugh.** Copyright © Martin H. Greenberg and Charles C. Waugh, 199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Shanghai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Signet,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私人侦探

查尔斯·G. 沃

[美] 马丁·H·格林伯格 主编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常熟市印刷八厂印刷

开本 850X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50 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 001 - 10 000

ISBN 7-5428-1752-3/G · 1235

定价：13.00 元

如遇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地址：常熟市梅李镇通江路 21 号 邮编：215511

引言

多年来，小说和犯罪形影不离，其渊源可追溯到被公认为是第一篇侦探小说的《莫格街谋杀案》（埃德加·爱伦·坡著）。事实上，有理由说，这个经典的故事同时也是第一篇推想性的犯罪小说。在对这件发生在门窗紧锁的房间里的谋杀案进行侦查的过程中，小说使读者确信，杀死那两个女人的绝对不可能是人类。因此，它是什么呢？当人们想到房间里同被害者在一起的可能是什么东西时，凶手的暴露（哦，不，我们不想破坏那些没看过这个故事的人的兴致）使这篇小说显得有点儿虎头蛇尾。

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科幻小说中的犯罪都同来自天外的暴眼怪物有关。经常倒是人类自己比来自其他行星的任何东西显得更为冷漠和陌生。

不管怎么说，当富于想像力的作家们努力推想未来的犯罪活动将会怎样，而这些犯罪分子又是怎样被捕获的时候，推想性的犯罪小说已存在多年。通过虚构目前还没有的技术，作家既可使犯罪活动更为容易，如罗伯特·西尔弗伯格的社会恐怖主义小说《穿越》中所描写的那样，也可使侦破工作更为方便，如我们在威尔逊·塔克的警察疑案小说《回溯曝光》中所看到的那样。然而，不管社会如何进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优秀的、传统的演绎推理，也没有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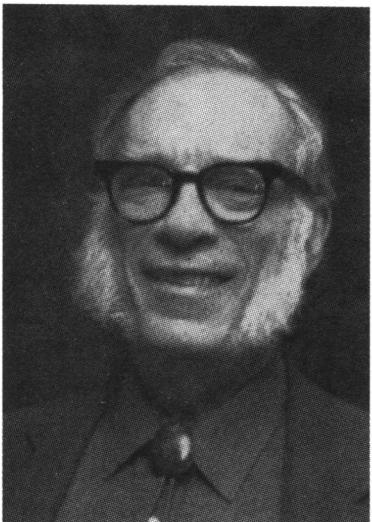
人能比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在《音乐钟》中把这点描写得更好。

我们收集了一些当今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和犯罪小说作家关于未来犯罪和侦破的作品。那么,就请翻过这一页,看一看未来的犯罪分子和逮住他们的人们(包括外星人)。

编 者

目 录

- | | |
|---------|-----------------------------|
| [i] | 引言 |
| [1] | 音乐钟
艾萨克·阿西莫夫 著 徐 浩 译 |
| [23] | 火星皇冠宝石
波尔·安德森 著 徐 浩 译 |
| [47] | 斯佳丽汀疑案
菲利普·约瑟·法默 著 程 林 译 |
| [83] | 赢家
唐纳德·韦斯特莱克 著 徐 浩 译 |
| [97] | 男孩德特韦勒
汤姆·瑞米 著 刘 俊 译 |
| [143] | 回溯曝光
威尔逊·塔克 著 水 涛 译 |
| [167] | 穿越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著 吴 均 译 |
| [205] | 军事游戏
菲利普·K.迪克 著 徐 浩 译 |
| [229] | 手臂
拉里·尼文 著 张 炜 译 |



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1920—1992) 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幻想小说家。他的 *Foundation* 三部曲被公认为政治科幻小说的经典，作品描写了几千万年之后建立起来的银河帝国的衰亡。他的作品除了大量的幻想小说、科幻小说以及短篇侦探小说外，还有许多科学理论方面的非小说类写实作品和随笔。阿西莫夫最著名的短篇小说 *Nightfall* 描写了一个外星球的文明世界第一次遇到日食时陷入混乱的情景。后来他同另一名作家朋友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合作，把这个短篇改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音 乐 钟

◎ 徐
路 易斯·佩顿从不公开谈论他在与地球警察十几次斗智斗勇中的取胜之道。虽然他总想与人探讨，但每次总是不了了之。当然如果他真要这么干，不免显得有些傻。但是他在自鸣得意之时，总想立下遗嘱，让后人知晓一切。到时候人们就会一清二楚地看到，他之所以战无不胜，全凭能力出众，而不是侥幸一时。

在遗嘱中他会这样写：“用假象来掩盖犯罪事实，必然会留下蛛丝马迹。所以最好是在各种事件中寻觅某种业已存在的行为模式，然后再设法使自己的行为与之相符合。”

佩顿心中暗暗定下了这条准则，这当然也适用于谋杀艾伯特·康韦尔。

康韦尔是个不太会做生意的专营赃物的小商贩。他第一次同佩顿谈交易，是后者在格林尼尔饭店常坐的单人餐桌旁用餐的时候。康韦尔蓝色的西装似乎有一种特别的亮光。他那沟壑纵横的脸上常浮现出与众不同的微笑，稀稀落落的胡子显得特别刚硬。

“佩顿先生，”他毫无顾忌地与佩顿打招呼，全然不知眼前这个人将要谋害他，“见到你真高兴。我几乎打消了那个念头，先生，几乎要放弃了。”

佩顿不喜欢人们趁他在格林尼尔饭店看报或吃点心时打扰他，便说：“如果你有事找我，康韦尔，你是知道能在什么地方找到我的。”佩顿四十开外，黑眼睛，头发有点花白，可腰杆笔挺。他的举止像个小伙子，说话声音宏亮。

“佩顿先生，我来找你并不是为生意上的事。”康韦尔说，“我知道一个藏宝处，一个藏……我不说你也知道，先生。”他用右手食指在空中轻轻地划动着，好似一个钟摆敲打着一个无形的东西，左手则罩在耳朵上。

佩顿翻了一页报纸，这是刚从自动售报机上取来的，油墨还未干。他将报纸折平，问道：“是音乐钟？”

“嘘——小声点，佩顿先生。”康韦尔低声说，他显得极度紧张。

“跟我来。”佩顿说。

他们穿过停车场。“要让事情适当地保密，最好的办法是在户外低声商议。”这是佩顿的另一条格言。

康韦尔小声说道：“一个藏音乐钟的地方，好多好多音乐钟。虽然还未经抛光，但已经够美的了，佩顿先生。”

“你见过吗？”

“没有，但是一个亲眼见过的人跟我谈起过。他所说的一切足以让我信服。如果能拥有那些财富，你我一辈子都

受用不尽。受用不尽啊，先生。”

“你说的那个人是谁？”

康韦尔脸上露出了狡诈的神色，仿佛有一把冒烟的火炬遮住了他脸上的表情，而且还涂上了一层令人恶心的油烟。“这个人是月球矿藏勘探业的一个投资者。他有一种办法可以勘探出藏在环形山边缘的音乐钟。我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方法，他从未向我透露过。但他已经搞到了好多这样的钟，他把它们藏在月球上，然后到地球上设法出手。”

“我想他死了吧？”

“是啊，一场耸人听闻的事故，佩顿先生。他从高处摔了下来，惨得很呢！当然，他在地球上的活动都是非法的。自治政府对未经许可就挖掘音乐钟有严厉的惩罚条款。也许那场事故是他的报应……但无论如何，我搞到了他的地图。”

佩顿脸上露出一副镇定而冷漠的神态：“我不想听整个故事的细节，我只想知道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康韦尔说：“这对我们俩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佩顿先生，我俩可以各自尽力大干一番呢！就我这方面来说，我知道藏钟的地方，而且我还能搞到宇宙飞船，而你……”

“我怎么样？”

“你能驾驶飞船，另外你有这么好的关系网，完全有办法销售音乐钟，这样分工绝对公平合理，佩顿先生，你说是不是？”

佩顿思考着他人生的行为模式——这个模式业已存在——看来事情的发展正符合这种模式。

“我们8月10日启程去月球。”

康韦尔停下脚步问道：“佩顿先生，现在只是4月份啊！”

佩顿的步伐没有放慢，康韦尔只得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去，问道：“你听见了吗，佩顿先生？”

佩顿说：“8月10日。我会在合适的时间与你取得联系，告诉你将飞船停在什么地方，在此以前不要随便来找我。再见了，康韦尔。”

“利润五五开。”

“对，”佩顿说，“再见。”

佩顿径直往前走着，又思考起他人生的行为模式。他二十七岁时在落基山买了一大片土地。这片土地原先的主人在那里建了一幢房子，这房子是专为抗御两世纪前有人扬言要发动的原子战争而设计的。不过最终战争并未爆发，但是那幢房子留了下来，并成为人们对谋求自我生存的强烈愿望的纪念。

那幢钢筋水泥的房子坐落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种地方在地球上是找得到的。它建在海拔很高的山区，四周几乎全被一座座山峰所包围，山峰都比房子要高。屋内有自备发电机，用水是引自山涧的小溪。冷冻室相当大，吊挂十升冻牛肉也不在话下。地窖像个堡垒，装备了一批专门设计的武器，用以驱逐饥饿惊恐的当地牧民，不过它们从未显示过自己的威力。屋内还装有一套空调系统，它对空气净化再净化，直到把其中除了放射线外的任何东西都清除得一干二净（真该为人类的脆弱而哀叹）。

佩顿经常要过一段单身汉的生活，每年的8月份，他总是在这座留存下来的房子里度过。他将房内的通信设备、电视机、电子报刊传送器统统搬走。又在他的土地周围设置了一道力场屏障。还在这道屏障同盘旋于群山中的一条小道相交处与他的房屋之间安装了近距离信号传送装置。

他每年都有整整一个月彻底与世隔绝，没有人能看到

他,也没有人能与他通话。在完全隐居的生活中度过他唯一的假期。他非常珍惜这一个月的隐居生活,因为经过十一个月与人的交往,他总觉得饱尝了人间冷酷的蔑视。

甚至连警方也知道他十分珍惜8月份的假期——佩顿想到这些常暗暗发笑。他曾经有一次冒着被警方做心理测试的危险,在获得保释后逃之夭夭,去度他8月份的假期。

佩顿还想将他的另一句格言写入遗嘱:佯装无辜,最妙的办法莫过于无法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而又表现出洋洋得意的神态。

7月30日终于到了。与往年的7月30日一样,路易斯·佩顿在纽约搭乘早上9点15分的无引力高空客机,于下午12点半抵达丹佛。在那里吃过午饭,他又搭乘下午1点45分的半引力客车去驼峰站。萨姆·莱布曼在那里用老式汽车——全引力的,沿着小道把他送到他那片地产的边界上。萨姆·莱布曼按老规矩郑重其事地收下10美元小费,然后敬了个礼便告辞了。每年的7月30日他都干着同一件事,一直干了十五年。

7月31日,就像每年的7月31日一样,路易斯·佩顿开着那架无引力飞机回到驼峰站,在那里的一家综合商店订购了假期中所需要的物品。订货单与从前的一样,实际上也就是从前那些订货单的复印件。

商店经理麦金太尔认真地查看了订单,然后将订单转到丹佛山区的中央仓库。所需的货物均在一个小时内由大型光束传送带运到。经理帮助佩顿一起将货物装上飞机,佩顿也像往年那样给了他10美元小费后返回了住所。

8月1日0点01分,力场屏障的电源一接通,佩顿的隐居生活也就开始了。

但是这次,事情有所改变,他只为自己安排了八天时

间。在这八天中,他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销毁了多余的生活用品。他将排尘室作为垃圾处理室。这里的设备异常先进,可以使所有的物质,包括金属及硅酸盐都化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分子粉尘。在这过程中所产生的多余能量,都被穿过他那片土地的一条小溪带走。一周内这条小溪的温度将比往常升高5度。

8月9日,他驾机去怀俄明州的一个地方,艾伯特·康韦尔和一艘飞船正在那里等他。当然这艘飞船本身就是一个漏洞,不仅飞船原来的主人知道,而且运送飞船和帮忙做起飞准备工作的人也知道。但所有这些人提供的线索只能牵扯到康韦尔,而康韦尔——佩顿冰冷的嘴唇边露出一丝笑意——是死定了,绝对死定了。

8月10日,飞船在佩顿的操作下,带着康韦尔和那张地图飞离了地球表面。它的无引力场棒极了。加足马力后,飞船重量降至1盎司以下。微型反应堆迅速无声地为飞船添加着能量,飞船既没冒火也无响声,便向上穿过了大气层,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没有人会看到飞船升空的过程。在这样懒懒散散的和平年代,也不会像往昔那样有雷达监视。事实上也确实没有。

在太空飞了两天,现在两个星期的月球生活开始了。几乎是出于本能,佩顿早就考虑到要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对那张不按比例绘制的地图并不抱有幻想。因为这种地图对绘制者来说,可以对记忆有所帮助,而对一个局外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个暗号而已。

起飞后,康韦尔才让佩顿看地图,他谄媚地微笑着:“归根结底,这是我仅有的王牌。”

“你将这张地图与月球地图对照过了吗？”

“我真不知道从何入手，佩顿先生，这还得靠你喽！”

佩顿将地图还给他后，冷冷地盯着他。地图上有一个地方是第谷环形山，也就是那个埋葬月亮城的地方。

这两人或多或少懂点天文学。此刻月球上的第谷环形山正处于白天，这就意味着巡逻飞船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他们也就不易被发现。

佩顿冒险用无引力高速着陆的方式将飞船降在环形山里一个阴冷昏暗的阴影处。太阳已经过了头顶，阴影的面积会越来越大。

康韦尔愁容满面地说：“哎，佩顿先生，我们不可能在大白天探宝。”

“白天总要过去的，”佩顿马上安慰他，“离太阳下山大约还有一百个小时，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适应一下环境，并设法弄懂地图上的暗号。”

答案很快就找到了，但却有好几个。佩顿反复研究月球地图，并仔细测量，反复琢磨着草图上画着的环形山模样的符号——它代表着什么呢？

最后，佩顿说：“我们要找的环形山，可能就是 GC—3、GC—5 和 MT—10 这三个中的一个。”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佩顿先生？”康韦尔焦急地问道。

“我们逐个寻找，从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着手。”佩顿说。

漫长的白天终于过去了，两人开始处于夜幕之下。此后，他们离开飞船在月面上活动的时间越来越长，逐渐适应了周围的环境——漫长的黑暗和死一般的寂静，还有刺目的星光和从高处环形山脊后面反射过来的地球之光。月球上那永远静止的干燥尘土上深深地留下了他们毫无特征的

脚印。当他俩爬出山坳，进入地球反射过来的亮光下时，佩顿才第一次注意到了那些脚印。那天是他们登上月球的第八天。

由于月球上的低温，他们每次都不能在飞船外活动得太久。但是他们每天总设法增加一点活动时间。第十一天，他们已经查明 GC—5 那里没有音乐钟。

到了第十五天，绝望已使佩顿难以保持冷静沉着。也许应该先到 GC—3 看看。MT—10 路程太远，他们没有时间到那里去。要知道 8 月 31 日以前还要返回地球呢。

然而就在这天，绝望的心情被抛到九霄云外，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音乐钟。

这些钟外表并不美观，看起来不过是些不规则的灰色石块。每个钟约莫有两个拳头那么大，内部是真空的。在月球的引力下，音乐钟轻如鸿毛。他们总共发现了二十四个，外表加工抛光后，每个少说也能卖到 10 万美元。

他俩小心翼翼地将音乐钟一个个捧回飞船，放在细刨花中。他们来来回跑了三次。如果是在地球上，这样三个来回的路程肯定会叫他们累趴下。而在月球微弱引力的作用下，这点路程根本算不了什么。

康韦尔将最后一批钟递给佩顿，佩顿轻手轻脚地将钟一个个地放进外层舱门。

“别让它们碰撞，佩顿先生，”康韦尔通过无线电传送的声音有点儿刺耳，“我上来了。”

他蹲下身，正准备慢慢起跳登上舱门，可是等他抬头向舱门一望，立即惊呆了。透过他头盔的有机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后凝结在他脸上万分惊恐的表情。

“不，不，佩顿先生，别这样……”

佩顿握紧了手中的大口径手枪。

他开枪了。

只见一道刺眼的光芒过后，康韦尔粉身碎骨，他的残骸混在宇航服的碎片之中，四处散开，上面溅满了正在凝结的鲜血。

佩顿镇静地看看尸体。片刻后，他将最后一批钟安放到了事先准备好的箱子里，脱去宇航服。他首先启动了无引力场，然后点燃微型核反应堆。这下，他可以独吞一二百万美元了。他驾着飞船向地球飞去。

8月29日，佩顿的飞船船尾朝下悄然无声地降落在怀俄明基地。8月10日他就是从那儿起飞的。这地方可是他经过精心考虑才选定的，看来他并没有白费心机。他自己的高速飞机仍然停在那里。它藏在一个四面有岩石遮蔽、地形复杂的地方。

他把音乐钟从飞船里取出，连带箱子一起放在岩石的深凹处，上面盖上了一层浮土。他再次爬进船舱，设置了控制器。完事后，他爬出了飞船。两分钟后，飞船进入自动起飞状态。

飞船悄无声息地迅速朝天空窜去，越飞越高，随后转向西方而去，看起来好像地球在飞船下面旋转。佩顿用手罩住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目送着飞船，直到它飞至天边，变成了一小点亮光，又变成蓝天下的一朵白云。

佩顿咧开嘴笑了。他的判断一点儿也不错。镉制的安全杆被扭曲得失去作用，微型反应堆中的核反应冲过了发动机组的安全维持点，飞船在继而发生的核爆炸的热浪中消失了。

20分钟后，佩顿回到了他的隐居地。他感到十分疲劳，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他还感到肌肉酸疼。他倒头便呼呼大睡。

又过了十二个小时，天将拂晓，警察来了。

门打开了。开门人交叉着双手放在他的大肚子前，微笑着点了几下头算是打招呼。来人进了门。西顿·达文波特来自环球调查局，他令人反感地四下打量着。

房间很大，除了一件桌椅组合家具上有明亮的台灯灯光照射外，整个房间十分昏暗。墙上是一排排胶片图书，一张银河系地图占据了房间的一角。另一角一架银河望远镜立在三脚架上，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你就是温德尔·厄西博士吗？”达文波特用一种怀疑的语调问道。他个子很高，黑头发高鼻子，脸颊一侧有个星状的伤疤。神经细胞鞭曾在近距离击中过他，留下了这永久的痕迹。

“是的。”厄西博士平静地轻声答道，“那么你是达文波特警长喽。”

警长出示了证件，接着说：“你的大学向我推荐说你是一位宇宙恐怖学家。”

“半小时前你打电话时就是这么说的。”厄西赞同地说。他身材粗壮，塌鼻子，水泡眼，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

“打开天窗说亮话，厄西博士，我认为你去过月球……”

厄西博士从散乱的一堆胶片书籍的后面拿出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遗憾的是杯子有点儿脏。突然，他大声地说：“我可从未去过月球，警长。我也从未打算去。遨游太空是傻瓜干的事。我对太空没有信心。”说完他又细声细气地说：“请坐，先生，喝杯酒。”

警长坐了下来，接着说：“可是你是位……”

“宇宙恐怖学家。对呀，我对其他星球很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定要上那儿去啊。天哪，难道我一定要当